

群众斗志高 牛鬼蛇神无处

南群众表示要“敢”字当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精神面貌，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著作作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唯一方向。

浙江省各地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决心彻底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路线贯彻到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灯塔，一切牛鬼蛇神都将在阳光下毁灭。

党中央的这个决定传到武汉后，武汉市许多工业、农业、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派出代表，冒着酷暑，日夜排队，参加全市工人代表誓师大会。

市下派干部无比高尚的革命品质，会和大跃进，会迅速胜利地实现。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一个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四川省的广大工人、干部、群众

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

周明 主编

历史在这里沉思

——1966—1976年记实

海瑞上疏 必须继续批判

革命造反精神振奋全国革命群

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

北岳文艺出版社

农群众最坚决支持红卫兵灭资兴无的革命行

周 明 主编
刘 茵 姜强国 编选

历史在这里沉思

第四卷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9年·太原

历史在这里沉思

周 明 主编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解放路四十六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65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0册

ISBN 7—5378—0235—1

I·231 定价: 5.70元

出版说明

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把这套书奉献于读者面前，为的是让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永志不忘二十年前中国曾经出现过的“史无前例”的岁月。

1966年，正当中国人民高歌猛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刻，灾难突然降临了。整个中国陷入空前的浩劫之中。民主被践踏，法制遭破坏，人身受侮辱，权利被剥夺。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了一个个反革命事件，揪斗了一批批干部和群众，打倒之声不绝于耳，打砸抢之风比比皆是。众多开国元勋受到迫害，成批知识分子横遭凌辱，千千万万人受到摧残。曾经繁衍了中华民族和哺育了光辉灿烂文明的伟大祖国冤魂萦绕，冤狱遍地，浸透了人民的血和泪；民气大伤，国力衰惫，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历史在这里停滞了，倒退了，沉思了。

诚然，这种倒退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光荣历史相比也只是一段插曲。但它毕竟是浩劫，是悲剧，是永远不能忘却、不该忘却的苦难的十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不允许这种浩劫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为此，我们编选了《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共六卷。一、二、三卷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四、五、六卷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有的揭露林彪、“四人帮”一伙对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迫害：有的揭露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一个个反革命重大事件：有的揭露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各阶层、各方面一些代表人物的迫害。这些文章记录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滔天罪行，镌刻着中国人民的斑斑血泪，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深仇大恨，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顽强不屈的斗争。它是十年浩劫的缩影，通过这些文章可以窥见“文化大革命”之一斑。

黑暗的一页已经掀过，中国人民又一次迎来了光明。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为的是记取历史的教训，振奋革命精神，夺回失去的时间，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由于编辑这本书的时间匆忙，我们仅就所看到和能够搜集到的文章编选了这六本集子，肯定有所遗漏，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1988年12月

4127/3

目 录

影逢乱世:《创业》蒙难纪实.....	乔 迈 (1)
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	伊 白 (131)
《红都女皇》事件之谜.....	乐 欣 (163)
钓鱼台的风波.....	纪希晨 (271)
小靳庄的沉浮.....	高建国 (302)
文物大盗窃宝记.....	林青山 (372)
无花果.....	石 湾 (384)
审查李干卿引起的轩然大波.....	高建国 (425)

影逢乱世：《创业》蒙难纪实

——献给中国人民粉碎“四人帮”十周年

乔 迈

序

这是11年前一椿惊心动魄的影坛轶事。

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在中国和世界电影史上，是否有过任何一部别的影片，曾经象《创业》那样大起大落巨衰巨兴，忽而让人喜上眉尖，忽又叫人愁容惨澹，好就好得天堂上坐，坏就坏得地狱里卧，那导演于彦夫，那编剧张天民，两位斯文艺术家，一会儿受命写总结经验的文章，一会儿被逼作检查认罪发言，庆功喜报还没来得及在手心握热，又隐约听见了镣铐丁当……岂止他们两个，就连整个长春电影制片厂，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界，都被弄得昏头昏脑，陀螺也似地转，风车一般地旋，脚下无根，心中无主，身如飘絮，随人仰俯——空间物理学称这种现象为“失重”。这是艺术的“失重”，政治的“失重”，整个中国大平面倾斜了，艺术必然要随之倾斜，人又何能免！

“好极了呀，《创业》！”亿万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大声拍手说。

“坏透了呀，《创业》！”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女人也大声拍手说。

于是，全中国就都愕然，茫然，昏昏然。

事情终于提到了最高领袖那里。

那是通过暗中的渠道，非常的手段，秘密的方式，地下工作的办法，而且冒了极大危险才送达的。其中紧张地动员起来的人虽只三五个，但那三五个人却有当时政局中相当重要的大人物，而下边则是蒙冤未解的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贺捷生！小个子的、柔弱的、说话细声细气、办事果断大胆、颇有大将风度的一位不寻常的女性。

唔，还有白桦，写过挨批评的电影剧本《太阳和人》的风流倜傥的才子。

然后是张天民！一介书生，然而竟敢作乱于天子脚下，不顾了爱妻弱子，舍却了身家性命，莽莽撞撞大告其“御状”！

哦！《创业》何幸，竟受到最高领袖的关照，除了罪孽深重的《武训传》和《清宫秘史》，在中国，可还有别的电影有过这样的奇缘？

“此片无大错！”毛泽东一言而定乾坤。欢呼吧，跳跃吧，我们胜利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片沸腾，独有张天民半是笑脸半是苦脸。

他知道事情断不会到此结束。

他是对的……果然转眼重又大祸临头。

事隔11年之后，今天回过头看，《创业》不是完美无缺的作品。长影的一群艺术家，蹙脚地、费力不讨好地在影片里渲染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他们言不由衷地对知识分子所作的偏颇的描绘，如今看来都显得可笑，甚至滑稽了。但这种感觉只在如下的条件下才有意义：那是过来人对以往的追省和反思。

《创业》的成就与败笔是由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决定的。它不是作家、导演和演员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种“历史行为”和“社会产物”。

但《创业》仍然不失为中国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一曲高

唱入云的颂歌。《创业》作者们非同凡响的激情和才智，甚至也违反他们自己当时的心曲，处处赋予了影片以自我相悖的辩证性格特征。《创业》的出现，在当时整个不合谐的社会奏鸣曲中产生了一个生动的变音。它在“文革”文艺和新时代文艺之间划出了一条线。“文革”文艺的坚强卫士和“旗手”于是暴跳如雷。在别人没有察觉的时候，她察觉了；别人尚未意识到的东西，她意识到了。即使把她看作魔鬼，那么，她也一定是个杰出的魔鬼——她的灵敏的嗅觉，使她比她的任何追随者都更清楚地看到了《创业》的不可容忍，这是一部同她的政治哲学和艺术哲学大唱反调的作品。她的强烈的、神经质的个性，驱使她必定要蛮横地施展淫威，扼杀《创业》，但她这样做的同时，也就给自己敲响了丧钟。

《创业》的出现及其遭逢到的难以想象的危难成了一个象征，表明一场恶梦将要过去，一个清醒的新时代的黎明将要到来。谁能说，它同一年之后出现的“四五运动”、亦即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群众革命浪潮没有血肉渊源呢？“文革”的沉沉黑夜以文艺的批判为序幕，似乎也将以文艺的批判为报晓的鸡啼——这就是电影《创业》。

1986年热浪袭人的夏天，我受《电影文学》编辑部委托，在长春——北京之间，采写关于电影《创业》拍摄、公映前前后后的故事，我的心同我采访的事情一样波澜迭起。多年以来，许多事已经广为人知，也有不少事鲜为人知；许多事曾经作为“小道消息”、“马路新闻”和“政治谣言”传布，也有不少事淹没了；许多事当时看似荒诞不经，实际上确是真的，也有不少事经过民间文学家的天才创造走了样。我觉得有责任把全部事情的真相写出来，留存人间。我不敢说本文所记就是信史，但至少可以说比较接近于信史。我相信读者们会感到兴趣，就象我们对逝去

的某些激动人心的历史事件总会感到兴趣一样。

第一章 从文学本到完成片

一 萨尔图风雪迎远客

狩猎人的小村落萨尔图静静地躺在北满荒原上，数百年来酣睡不起。

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初，几乎一夜之间，象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这儿及其附近平如镜面的大草原上，突然涌现了喧腾呼号的万马千军。其中一个人浓眉大眼，魁伟雄壮，他和他的伙伴，在一位号令千军奋一呼的独臂将军指挥下，用一种钢铁的长东西凿地球，捅开了厚达千尺的坚硬的地壳，从地心深处引出了一种黑而亮晶晶的液体，奔流汨汨。这个人后来以“铁人”的称呼名扬天下，萨尔图及其附近地方也同时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大庆。

“铁人”在十年动乱中被七斗八斗，遂于1970年11月含恨病逝。但是，他的名字和由他体现的“大庆精神”却弥远弥珍。

早在“文革”之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提出，希望文艺界、特别是电影界反映“铁人”和“大庆精神”。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此派出过几位经验丰富的导演前往大庆，都因种种原因而放弃了努力。

1972年11月，即“铁人”逝世的整整两年之后，石油城萨尔图用冲天的大风雪迎来了几位客人。他们一下火车，就被这儿的广袤、深邃、无与伦比的雄奇景象激动得热血沸腾。

他们是于彦夫和张天民，还有另外几个人。

于彦夫，中等身材，赤红面孔；虽只48岁，却有点过早谢顶，因此显得前额广阔，且有两道深如刀削的横纹，嵌在那额上，加之目光灼灼，一见必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表明这是一位

多血质的行动型人物。在此之前，他虽然已经拍过五六部故事片，但“文革”狂涛中的故事片，特别是象大庆这样敏感的题材怎么搞，他心里没底。厂党委布置任务的时候，他就执意拉上了张天民。

和于彦夫站在一起，张天民显得文弱多了，不仅因为肤色白皙而且戴着眼镜，他的体质也单薄，说起话来有一种吴侬软语的味道，举手投足皆文质彬彬，其实他和辽宁出生的于彦夫一样，也是北方人——河北涿鹿，属于燕赵慷慨悲歌之士那个圈子，但如果不是后来他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向最高当局击鼓鸣冤的“大动作”，单看那个样子，恐怕人们始终会把他认作文雅的江南秀士。

于彦夫拉张天民是有道理的。

这位27岁写出电影剧本《鸿雁》，30岁写出电影剧本《路考》的青年作家，对石油地质战线并不陌生。早在“文革”以前，他就曾经身背采矿袋，手拿地质锤，跟一般地质队员们混在一起，跋涉过长白山和太行山的崇山峻岭，悬崖峭壁。

后来的《创业》里边，地质情况谈得多，谈得地道，和张天民的这一段生活积累大有关系。

“四清”时候，他又跑到四川省石油普查大队去，两只眼睛透过近视镜片，在大地上逡巡着找油，他那只手还试探着握着刹把。那一年的春节，他就是在井场上度过的，害得他那位新婚不久的妻子、毛纺厂女工赵亮，一个人在北京的家里，怔怔地独望伊人。

于彦夫和张天民来到萨尔图，迎接他们的，除了大风雪和大庆人，还有华克。

北京电影学院1960年毕业生华克，后来执导过影片《诱捕之后》、《蓝鲸紧急出动》和《密令截击》。当时他是长影的副导演。

华克在一年以前受命来到大庆。只他一个人。当时他刚刚30岁出头，年轻，热情高，干劲大。他到处宣传，收集材料，闹得整个油田都知道了长影要抓这个题材。他还根据长影党委的指示，得到大庆党委的支持，撺弄起了一个“三结合”的剧本创作组。该组最初多达四十几个人，后来精兵简政，留下了四个人。

于彦夫和张天民以创作组组长和执笔者身份充实进来以后不久，当时的长影副导演，华发早生的高天红也来到大庆，参加了创作集体。

差不多与此同时，他们得到了江青的一个具体指示。

早在50年代初期即担任过中宣部电影处处长的前电影演员江青，作为有身份的中国第一夫人，长时期里珍重芳姿，不肯轻易抛头露面，直到“文革”伊始，她才走到前台，始则出任权力极大、权威极重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继而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她的兴趣本来已经转向政治领域，但仍然不愿放弃她熟悉的文化艺术。作为昔日上海滩上的二、三流明星，江青在新中国文化艺术这条战线上指挥如意的地位是逐渐稳步确立起来的。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为批评红学权威俞平伯的“小人物”鸣锣开道，都有她隐蔽的影子在。当“文革”序幕即将拉开之际，差不多已经成了“副统帅”的林彪又助了她一臂之力。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杀机四伏的历史性文件里，她首次提出了所谓“十七年文艺黑线统治”论。正是这个论点，迫使中国文坛的耆宿们以及由这些耆宿率领的文艺大军，一齐臣服于她灿烂的石榴裙下。她毋须挟天子便可以号令天下。她的话成了文化战线的“最高指示”。

1972年9月，江青发出了关于大庆题材电影剧本创作的原则指令。她的话是：

“《中国文学》这篇文章很好，可以以这个材料作为基础，

不要写真人真事，不要用铁人的名字，用他的材料。不要局限在大庆，多跑几个地方，视野开阔些，要塑造典型嘛。”

“要从玉门写起，这是历史。”

江青提到的文章，指的是发表在1972年第7期《中国文学》（中文版）上的报告文学《铁人的故事》，该文作者署名为“大庆油田工人写作组”。江青的这一段话后来被概括为六个字：“照报告文学搞”。

长影《创业》创作组的成员们当时对江青并无二心。张天民后来讲：“接受了执笔任务以后，我真想认认真真照江青的指示办，想使她满意。”但是，久已养成的创作老习惯难改。他们比较仔细地读过那篇报告文学以后，就迈开双脚，跑到生活里边去了，他们要用自己的眼睛看和用自己的心去体察，现成的东西化不成活生生的形象。一旦有了自己的真切感受，进入文学构思的时候，他们就把《铁人的故事》轻轻放到一边去了，这是日后他们遭到江青严厉斥责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天民和他的伙伴们以很大的热情阅读了上百万字的文字材料，其中有历年的“大庆战报”，60年代初期会战总指挥部的会议记录，前线指挥员们的重要讲话和“铁人”王进喜的事迹材料。他们都没有见过那个喊出了“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英雄，只能依靠第二手资料，好在在大庆这块热土上，寻访“铁人”的足迹并不困难。“小炉匠”们带他们到1205钻井队二大队去，那里是王进喜生前劳动、战斗的岗位，他的战友和徒弟们都在。一谈起“铁人”老队长，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五尺汉子们都哭。说到在三年困难时期开展的石油会战，老队长不顾自己浮肿，把每餐的两个窝窝头分出一个给别人，深受感动的电影艺术家们就要求队里也给他们做一顿那样的窝窝头吃。

这不是寻常的“忆苦饭”。当他们拿起金黄的窝窝头，就仿佛看见了那个人，穿一身沾满油污的破旧棉工装，披着老羊皮大

衣，面色黄肿，然而始终不减刚强的、不屈服的笑容。

笑容突然消失了，他猛地站了起来，向着浩浩长天、茫茫大地，眼里射出火一样的光芒，他悲怆地、悲壮地吼道：“我就不信，石油都埋在别人的地底下，咱们这么大的国家就没有油！……”

“铁人”的声音，他们听到了，听到了，“把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吧！”他豪迈地叫着，以中国人民的万难不屈的凛凛壮志。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而被窘迫的经济形势困扰着的国家所能给予他们的，只是每餐两个窝窝头。

“我们要塑造火一样的铁人形象。”事后，于彦夫静静地说。

“不然，我们对不起他。”

作为一个崇尚深思、不苟言笑的作家，张天民非常迷恋这一块土地。紧张的采访之余，他有时喜欢一个人走出去，或者到井队里去看工人们干活，稍带谈话，或者同他们一起挖泥浆池。

他还亲眼看见过实际生活中的“秦发愤”，那个膝盖下边留有敌人的炮弹皮、从会战开始以来每天跪在钻机上擦机器的朴实工人。到张天民去看他的时候，这位奋不顾身的战士，整个人已经累垮了。张天民在“我不能趴下去”一节里，出色地描绘了这个普通工人的感人至深的形象。当华程充满感情地说到：“老周哇，散会以后，你把我的椅子搬走，给秦发愤同志放在柴油机旁边，有空让他坐一坐”时，每当电影放映到这里，剧场里边总是一片唏嘘之声。那不正是作者和导演们的眼泪吗？

短暂的秋天过去了，大风雪重又笼罩了草原的日日夜夜，《创业》创作组的同志们心里不平静。作为一部以大庆会战为题材的影片，他们不能以单纯塑造工人形象为满足，他们的视角广阔得多。实际上，石油会战的胜利，处在关键部位的是指挥这场

战斗的领导干部，打先锋的则是一群有作为的科学家。当李四光轻轻转动写字台上的小小地球仪，“陆相地层贫油”的理论就瓦解冰消。大庆会战指挥机关正是根据他的独创理论下了决心的。张天民他们手中并不缺少这样的生活典型。解放初期，石油战线留下了一批知识分子，后来其中的一些人成了总地质师，我们自己培养的一些年轻地质师也迅速成长起来。尽管根据“革命样板戏”的原则和当时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知识分子只能作为工农兵的陪衬，并且总要强调他们的缺点即“劣根性”，但他们的爱国热忱和不可替代的贡献总是抹杀不了的，我们在《创业》中章易之这个形象身上，生动地看到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令人苦恼的左右为难、进退失踞、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并且无论怎样努力总要遭到批判的尴尬处境。

知识分子犹可说也，大成问题的是领导干部的形象。张天民们一经接触到这个问题，《创业》未来的命运就决定了一一江青必定要对影片进行尖锐的批判，因为他们面对的生活原型是江青深恶而痛绝的，始终欲置其于死地而未能的。

二 余秋里、康世恩和宋振明

“……还有余秋里。”

“文革”那些年，始终是这样。每当国家有比较重要的活动，新华社在报导出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长长的名单之后，总跟着这样五个字。他存在着，似乎又不存在。他是“另册”中的人物。这样的安排和措词，似乎意在提醒人们：“还有”随时可能变为“没有”。但这样做的结果，反而突出了他。他简直成了一个象征。善良的普通人只要在广播里听到“还有余秋里”，就大致明白形势“还没有”达到最坏的程度，中国的事情就可能“还有”转机。

他始终没有被打倒。

他很不容易被打倒。

他是国家民族的功臣。抛开战争时期不论（他把一条胳膊留给了那场战争），他是中国的石油元勋。50年代他接任石油部长的时候，我国每年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原油，号称“中国宝库”的西北某油田的产量，在偌大国家的整个需求中，不过是杯水车薪。迅速恶化的国际局势，又使进口原油面临着被彻底切断的危险。多少辆汽车被迫停止了运转，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无奈撤销了好多急需的军事演习项目，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盛大节日里，北京街头出现了背负着沉重煤气包的公共汽车……缺油的巨大阴影笼罩在国务院总理面前的新的五年计划草案上，使他迟迟下不了决心。

毛泽东主席向余秋里打了招呼，长铗归来兮，车无油。

将军夜不能寐。

石油部长去找地质部长。

李四光笑指地质图上的新华夏沉降带，说：请你下决心。

余秋里决定孤注一掷，大胆提出，把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集中使用在最关键的部位上，突破一点，带动全局，一举改变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局面。他带上康世恩，率领数万石油大军，独臂挥师，北进北满草原，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石油大会战，这场会战后来以“石油战线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被写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

在大庆，流传着许多关于余秋里和康世恩的佳话，为艺术家们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康世恩，清华大学的地质高材生，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玉门油矿时接管“美孚”公司的军代表。余秋里是大庆石油会战的总指挥，康世恩就是副总指挥。他们两个配合得这样得心应手，精神气质又这样相象，以致后来广泛流传于干部、工人中的他们的一些话，都分不清是两个人中哪个讲的了。

他们同心协力，穷且益坚，在大庆带出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坚强的石油大军。这支大军目前已逾百万，百万石油大军先战大庆，再战大港、胜利、中原等油田，每战皆捷。

1964年，毛泽东评价说，余秋里是帅才。

1984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石油部在世恩同志（带病工作）的领导下，这两年埋头苦干，工作是做得好的。”

遗憾的是，当张天民他们到大庆的时候，两位功勋卓著的将军已经不在这里。创作组想去采访他们，被婉言谢绝了。有一次，在北京，正赶上石油部召开一个会议，他们要求去旁听，也没有被允许。将军们要避嫌，同时也要给艺术家们减少麻烦。他们自然知道江青的为人。他们丰富的斗争阅历，一定使他们预见到了这样一部影片将会惹起的风波。他们无暇也无心在这样的事情上和那个女人发生纷争。他们有更紧迫得多的事情做。

张天民他们只好又去收集第二手资料。

这也不困难。

许多老工人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一些“老部长”（直到现在，他们还这样称呼余秋里）的故事。

强将手下无弱兵。余秋里、康世恩相继离开大庆以后，宋振明接过了他们的班。

河南人宋振明高大健壮，性格豪爽，从形象上看，他有点象余秋里，而同个子较小的康世恩不大一样，但在气质、风度和工作作风上，他又几乎是他的二位前任的生动的化身和脱影。

张天民、于彦夫以及华程的扮演者李仁堂，都把宋振明当作他们崇敬而无缘见到的余、康来看待。

《创业》创作组来到大庆的时候，宋振明已经从“牛棚”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他是在“文革”初期作为余秋里、康世恩，因而也就是刘少奇的代理人被打倒的。当时他才40